

戒严一日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戒严一日

· 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 编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《戒严一日》(下集)

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 编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什库茅岸胡同甲3号)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15·字数330,000

1989年10月第1版·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0,000

ISBN 7—5033—0103—1/1·92

定价: 5.60元(膜)

《戒严一日》下集

目 录

戒严前夜·····	大校副部长	张元发(1)
敞篷军列抢运兵·····	工程师	吕克相(4)
一篇新闻稿·····	军士长	高子荣(6)
昌平卸载·····	上校工程师	王占文(10)
在被围困的日子里·····	中校科长	辛 健(12)
坐标中心,在天安门广场·····	少校参谋	梁 策(17)
周末街头的“病态幽默”·····	大校副主任	马清云(20)
水·····	中士文书	段 绪(25)
“零号行动”·····	上校团长	李少军(27)
难忘的三昼夜·····	八一电影制片厂	金栋贤(30)
军火被截时刻·····	北京市公安局	韩景童(34)
“虎穴”历险记·····	中校副团长	黄小平(42)
智救公安局长·····	中士副班长	孔宪金(48)
六月三日——强行军·····	政委	方祥礼(54)
六烈士的最后四小时·····	侦察班长	王 山(58)

装载机在开进·····	上等兵	吕志军(64)
我们这些炊事兵·····	下士副班长	郭建理(67)
铁甲钢刀 411·····	少校营长	刘同祥(74)
“虎口”夺车·····	中尉连长	刘晓林(77)
伤·····	上尉指导员	李新义(81)
宁死不丢枪弹·····	下士	魏修林(85)
我,把枪口对准自己·····	上尉参谋	赵 敏(88)

再度京华·····	少将军长	吴家民(91)
假扮家眷送消息·····	京东宾馆保卫干事	阮启明(96)
“便衣指挥官”·····	少将参谋长	王荣赞(98)
京顺路一夜·····	上尉干事	胡卫平(101)
艰难的进军·····	大校旅长	周廷林(107)
第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·····	上尉助理工程师	李 勃(110)
生死关头·····	少校股长	种振庆(117)
同学们,听我说·····	上尉指导员	潘喜秋(121)
血染的风采·····	上士	李树存(124)
难忘的三百米长安街·····	战士	郝其玉(127)
钢 盔·····	中尉排长	张 强(130)
“铁公鸡”自传·····	上士	王小铁(133)
一个神枪手的自述·····	中士	李虎祥(136)
忍·····	上等兵	关 冲(144)
不该忘却的人们·····	上士班长	刘文革(147)
舍命也要保住车队·····	中校助理员	高永福(151)
走向德胜门·····	大校副军长	刘书明

- 少将副政委 张传苗(154)
- 突破“封锁线”…… 北京市公安局 沈 强 阿 远(159)
- 血染的征程…… 少将副政委 张 塍(165)
- 装甲车面对着“人墙”…… 上校技术部长 赵萌圈(172)
- 铁甲中的军医指挥官…… 军医 穆瑞祥(177)
- 在惨红的夕阳下…… 上校副师长 刘顺开(181)
- 受阻陶然亭…… 战士 岳海银(185)
- “7083”部队…… 少校营长 赵如民(189)
- “去人大会堂,跟我走!”……北京市公共汽车三场调度员
 闫东英(192)
- 十八个老兵与一百零四个新兵…… 少尉排长 朱志军(201)
- 我所经历的开进与清场…… 中校干事 赵晓强(208)
- 捣毁“高自联”指挥部纪实…… 上尉代理连长 刘建军(216)
- 清理“高自联”指挥部…… 少校营长 张同锁等(220)
- 摄下这个瞬间…… 专业军士新闻报导员 余 波(227)
- 广场东南角的枪声…… 战士 赦连锁(230)
- 广场大清扫…… 上尉干事 郑海军(232)
- 难忘的八天八夜…… 中校助理员 傅水生(237)
- 军需:六月四日纪事…… 大校处长 吴仁祜等(249)
- 紧急抢运…… 上校参谋长 汪先谋(255)
- 第一次武装押运…… 大校参谋长 谷密山(258)
- 这里通向天安门广场…… 干事 申敬旺(263)
- 一切为了畅通…… 上校处长 王安澜(268)

较量..... 北京市公安局 胡文强(274)

将军脱险记..... 学员 贾志媛 上尉股长 胡海利(283)

“零二”行动..... 中校干事 邱继臣(296)

火线医疗队..... 副主任医师 汪功久(302)

开颅急救“无名氏”..... 中校主任 陈纯芝(308)

入院后的磨难..... 大校副师长 佟喜刚(312)

病床漫忆..... 上等兵卫生员 乐立成(317)

“就让他抱着枪吧.....”..... 上等兵 肖 江(324)

血染的密码包..... 少校股长 桂远程(328)

特殊的救治..... 中校干事 王红云(331)

血肉谱写的壮歌..... 上尉干事 常国君(336)

一次难忘的遗体整理..... 中校军医 张延芳(340)

第一朵白花..... 中尉干事 柯 明(343)

请将花圈献烈士..... 上校部长 杨洪立(346)

爱的花环..... 石 祥(348)

楼窗里吊下一只水壶..... 少尉排长 远瑞华(354)

在建筑工地上..... 专业军士 李文明(356)

“撞”上的朋友..... 上士 陈瑞江(358)

居委会主任..... 北京市公安局 景长富(362)

三轮车夫..... 战士 李华林(368)

永远难忘的两家人..... 少尉干事 胡祥松(372)

瞬间的永恒..... 上校副师长 赵国海(376)

飘逝的红裙子..... 少校 孙杰然(381)

藏军车·····	团委书记	杨 斌(385)
难忘的恩德·····	上尉参谋	邱 成(389)
寻妈妈·····	中尉参谋	李春元(393)
看上去,她象个医生·····	司务长	谭刚伦(397)
坐轮椅的年轻人·····	少校科长	毛钦方(400)
童 心·····	中士班长	石 峰(404)
戒严散记·····	指导员	周宏星(406)
搜 捕·····	少尉排长	陈 宏(412)
擒获暴徒朱更生·····	少尉干事	王永军(415)
答外国记者问·····	大校政治部主任	李之云(417)
OK! 解放军·····	少校政治处主任	任文锁(429)
夜擒“哨兵”·····	上尉干事	王树人(432)
大会堂七十二小时·····	大校师长	黄高成(434)
半块面包·····	指导员	张建华(437)
山西厅,兄弟情·····	中校处长	张怀恩(442)
为了母亲期待的一张合影·····	旅参谋长	高富营(444)
两斤饼干·····	中士	王庆满(447)
戒 烟·····	少校政治处主任	范金梁(450)
黑月亮·····	专业军士	李庆海(453)
3600 秒的考验·····	中尉参谋	黄桂中(456)
帐篷那头是男兵·····	下士打字员	龙爱军(460)
热线 338·····	中校干事	李廷秀(462)
难忘后方情·····	少校干事	李 鸣(466)

戒 严 前 夜

大校副部长 张元发

交通指挥被“学管”

5月19日晚8点40分,我奉命带工作组,即速到总后礼堂一带疏导群众,解救赴军事博物馆执行紧急军务的某集团军部队。

晚9时,飞驰的小车,开到五棵松,人山人海的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,设了纠察线,拉上拦阻绳,把部队围堵在五棵松至公主坟一线。我们的小车(因挂白牌)也被拦阻,既不让右转弯,也不让向天安门广场开进。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已被剥夺了穿军衣的自由,就立即命令工作组成员脱掉制式军衣,变成李向阳式的“游击队”,进入混乱的人群开展工作。

9时半,各路口交通指挥台上的交通警察,全被带红、白袖章的学生“接管”了,长长的车龙互相堵塞,你要向南他硬叫你向西,你要向东他硬让你向北,你要前进他硬要你后退,只要是顺路,不管什么车,他们都可以“搭乘”,都可以“借用”。行人要过马路,绕行他的纠察线。一锤定音,当时的交通一片混乱。

上将被困在面包车内

12 时左右，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已经结束。可是，北京军区政委、上将刘振华及许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和部长，还被围困在 301 医院附近的 4 辆面包车里，不能到会。我们与学生多次交涉，他们硬是蛮横地干预将军们参加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，事后还造谣说：“北京军区的首长拒绝参加大会。”

“理智”，理智何在？

深夜 1 点多，某部干休所一位老干部高血压症加重。干休所派一辆伏尔加车，送他到医院。车被学生拦阻：“这是高级轿车，不是皇冠，就是蓝鸟，是镇压学生的指挥车。”被强行扣留在公主坟东南侧。他们一边举着两个指头，喊：“理智，理智！”一边用棍棒敲打汽车，砸得玻璃窗哗哗直响，车门把手也被拽坏。有些人还哄叫着：“把它掀翻。”奉命接人的李参谋，质问他们：“你们绝食，政府送汽水饮料，派医生和救护车救治。我们老同志干革命几十年，怎么连看病的权利都没有？你们张口‘革命’，闭口‘理智’，理智何在？”问得他们哑口无言。沉默了一会之后，忽然，一个负责模样的人说：“检查证件！”一个女的尖叫：“打开车门让我们看看，老家伙是不是装病？”他们非法检查了证件，翻看了着装，看到的确是个头发稀少、精神倦怠的老同志，才放行。在学生和群众的夹道里，伏尔加慢慢开着，谁知刚开到公主坟西侧，又被一伙人呼叫着扣下。李参谋又跳下车反复解释，那些“英雄们”理都不理。李参谋只好再次挤进

人群，去找那个负责模样的人。真是苍天有眼，老同志有福，竟然找到了那个人。他们伸着两个指头，交换意见，直到深夜两点半钟才第二次放行。

当着真人说假话

深夜1点多了，我们还穿插在某集团军的车队中，和学生们交涉。公主坟到军事博物馆，仅1公里的路程，可是谈判和交涉却持续进行了9个多小时。其间，汽车轮胎被扎穿、放气，有的油管被弄断，有的篷布被撕坏，有的车窗玻璃被砸碎，有的车头盖被踏陷。战士们有的已9个多小时未吃饭、喝水，有的还不让下车拉屎撒尿。有些善良人说：“让解放军同志吃顿饭、解解手吧。”一些人却蛮横地说：“不行，要困死他们，让他们尝尝绝食的味道。”更可气又可笑的是，有人公然站在车上造谣惑众，说什么：“你们应该向×××集团军学习，他们拒绝进京，镇压学生。”“他们的140多名团以上干部已集体辞职。”岂不知，面前被他们围堵的就是那个集团军的部队！我们和该军某部领导研究，当机立断：第一，团以上领导站出来辟谣，亮明身份；第二，部队以回辙为掩护，进入就近军事单位，休整、待命。问题总算解决了。干部一亮相，这个说：我就是某集团军某师师长；那个说：我就是某集团军某师某团团长。我们就是某集团军奉命进京的部队！造谣煽动者灰溜溜地跑了，战士们掌声雷动；军车开始调头“回辙”。学生和凑热闹的群众，还一边鼓掌，一边高呼：“解放军万岁！”

敞篷军列抢运兵

工程师 吕克相

5月21日0点1刻,我们正在驻北京铁路分局军代处运输值班室紧张地安排军运计划,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,我抓起电话,里边立即传来了驻路局军代处主任李兰芳同志的声音:“因各路进京的戒严部队普遍在郊区受阻,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指定目标。上级要求你们,千方百计采取措施,于凌晨2时前做好铁路输送准备,迅速将炮××师从铁路输送进城。”我放下电话后,立即向北京铁路分局李宝林副局长作了汇报,根据李副局长的意见,立即召集军调主任翟秀峰、调度所主任叶志庆同志进行紧急磋商。根据任务要求,我们确定了两个输送方案:一是采用棚车运送部队,二是用敞车运送部队。两个方案各有利弊。用棚车运送,部队乘车和安全条件较好,但准备车辆困难,运送途中容易被发现遭围堵。用敞车运送,车辆来源充足,建国后从未用敞车运过部队,不易被发现,但部队乘行和安全条件较差。为了万无一失,我们把两个方案报上级审定,经研究,上级同意采取第二方案,破例用敞车运送戒严部队进京。

按照上级确定的方案,1时10分,我们将开往大同的1417次

空敞车扣在京包线沙城站，甩下 30 辆，铁路动员力量，进行紧急整备和技术检查，并避开电器化铁路接触网，把车辆及时送到装载地点，部队顺利地乘上了车。

在装载和运行中，为保证安全、迅速、保密地完成这次任务，我们会同铁路采取了非常运输措施。为了抢时间，列车不起货票，不挂守车，不派运转车长。为了安全，进行紧急安全教育，发放了电器化铁路安全乘车知识，为了保密，不编军运车次，控制知情范围。

3 时 25 分，代号“平 24”次列车满载雄赳赳、气昂昂的进京戒严部队官兵，从沙城出发。途中一路绿灯，风驰电掣般地从钢铁大道向北京城奔驰，于 6 时 13 分胜利到达北京站。

一篇新闻稿

军士长 高子荣

5月22日凌晨1时,军列在河北迁安车站受阻。

迷迷糊糊醒来,黑咕隆咚中,还以为是睡在辽东大山里的军营呢。

上级指示“待命”——当时谁也不知道——待命就是两天。

没饭吃,没水喝,附近连个售货亭也没有。

太阳象个大火球吊在半空中。路旁庄稼和小草蔫蔫地耷拉着头,蒸气在路基、房舍和田野上腾蹿着无色的火焰。蒸笼似的闷罐车里,挤挤插插的官兵一个个水捞似的,汗水掉在路基上,瞬间就蒸发了。

远远地驰来两辆汽车,刚在月台上停稳,几个中年汉子跳下车,跃下路基,大步流星地边跑边喊:“解放军同志,我们是迁安县政府……”

团长和政委迎上前去,几双大手汗淋淋握了个满把。

那一瞬间,我和战友们的感觉,就象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家,被冲上岸的鱼又游进了水——我那篇稿子就是这么写的。

县长徐合民站在月台上,一口冀东话热扑扑地拍击着全团官

兵的心：稳定是当前的大局，你们进京执行戒严任务，维护首都秩序，代表了迁安县 58 万人的心愿。战争年代，咱迁安人民拥军支前从未含糊，今天更没二话！你们到这里就是到了家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……

中午，两辆汽车满载饭菜、饮料和水果，驰进车站。

一篇新闻稿在我这个业余报道员脑海中形成了。

团政治处主任和宣传股长说：你马上进京送稿，一定要把冀东人民对子弟兵的希望和厚爱宣传出去！

这是命令！

迁安车站没有进京列车，正急得团团转，秦皇岛列车段段长乘车来看望部队要回去。挪一段近一段。随车到滦县车站，出站直奔售票口。锦州至北京 290 次 0 点到站，等到 23 日凌晨两点也没见影儿。锦州大学生卧轨，根本就未发车。

乱套了！

我是急懵了！

6 时 30 分，好歹把 328 次盼来了。车未停稳，旅客一拥而上，下不来，上不去，全卡在车门口。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大包小件从车窗扔进去就往里爬。我也顾不得军人的形象了，凭着身强力壮，更主要的是只带一篇稿子，轻便利索，拼命挤了上去。

翘首期待时，每声心跳都是“车、车”。汗流浹背挤车时，脑子里只剩下两个字“上去、上去”。现在，车轮每声有节律的“哐当”都化做了“北京、北京、北京”……

如果说乘车使我想到了银幕和小说上的红卫兵大串联，那么，北京的动乱则使我这个 24 岁的年轻人象见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墙上、电线杆和广告栏上，贴了不少大小字报，一堆堆人在围

观、抄写、议论。一些学生模样的青年在演讲，有的声嘶力竭，有的声泪俱下，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掌声、喝彩声和口号声。游行队伍堵塞了交通，举着漫画和“要自由、要民主”的横幅，喊着“打倒××，打倒×××”。道路两旁还有一些人把中指和食指组成“V”字，向游行队伍频频挥举着。

这些场面虽然在军营中早就见过了，但现场和荧光屏的感觉毕竟不一样。

找到一辆三轮摩托车，司机张口就要12元。我认定这是敲诈，到报社才明白，20元也值。

在复兴门立交桥时被游行队伍阻住了，一些人向我围拢过来，有的朝我手里塞传单，有的问我是不是来戒严的，有的还鼓动我跟他们游行。一个金黄色头发高个子外国记者站在隔离墩上，也把摄像机对准了我。

从北京站到解放军报社，一路上没见到一个军人，好象全北京城就我一个解放军。

一个穿运动服的小伙子，非让我跟他一道比划“V”字不可。我这人有个犟劲，嘴巴子从来不饶人，逢上这场面精神头就来了。眼下可不行。一是怕这些人缠住，二是惦记我的稿子，想快点赶到报社抢个好新闻。我就跟他扯别的，把话头移开了。

实在话，作为一个青年战士，面对这史无前例的鼎沸场面，我这颗心也真有点不托底儿。可迁安车站那激动人心的场景，不同样也是真真切切的吗？

半个小时的路程，走了近3个小时。

军报一位编辑说：你是戒严部队第一个送稿子的。

交上稿子，抓起电话，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熟悉的编辑。

我担心那电话也会象公共汽车一样不通了。一拨，好使。

我把稿件内容讲了一遍。

那边好一阵子没吭气儿。

“把稿子拿来看看吧。”

“×编辑，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的决策，支持、爱护戒严部队的稿子挺有指导意义的呀！”

“先拿来看看再说吧。”

“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能不能发这种稿子？我想再给他们一份……”

“别，别，别去找骂了……”

千辛万苦赶到北京，就是这么个结果！

我无力地放下电话，眼前又浮现出迁安车站和北京街头的一些景象……

中国，这是怎么了？